

張恭懿松窗夢語

松窓夢語卷七

權勢紀

自古為國家患者無如權臣蓋勢重危國勢輕危身危
國者難制害大危身者易剪害小信然已我國家自罷
宰相分任六部復有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臚列其間
命曰九卿軍旅屬之世胄設五軍都督府司其籍伍而
訓練檢閱復以文臣總理機務其紀剛之密不啻犬牙

相錯誰敢恣行胸臆間有陰竊人主喜怒以威脅縉紳
縉紳亦重足屏息惴々恐懼然英明之主一奮乾斷則
削籍詔獄曾不少貸亦足為世訓戒矣

武定侯郭勛自世皇登極以來漸被恩寵久之遂擅威
福罔財賄虐縉紳收集無籍殊多不法上親遇有加封
朔國公乘轎都下皆出異數後科道糾發其事上獨斷
無所假下之獄滅其黨惡數十人遂命法司議勛死嗚
呼小人恃寵放恣從古如斯然未有其身者也而

奸邪不鑒人主不察貽害國家往々有之孰如世皇英武果決去狐鼠而奠安城社者賢于古昔遠矣

御史胡守中者素善逢迎巧中上意方上之幸承天也守中巡按順天奔走承順無所不至威劫百姓財力以賄賂中官密通誠懇遂由御史不踰年驟擢少司馬兼副中丞總內臺事時值北虜入寇山西上命出督軍餉守中益豪橫亢恣虜退旋朝盛陳兵馬聲勢孔赫所過歛迹其子亦從行橫索人財物有諫議章發其奸上怒

命逮錦獄擬罪至死余昔遇其人外粗鄙而內檢邪小
小人之尤者也而乘君子之器是以播惡於衆不久而
敗理之常耳故君子貴立德而耻倖進也

咸寧侯仇鸞恃寵交恣庚戌之變擇為大將軍握重權
朝廷賞賚不貲然寔無寸尺之功縱其奴隸漁獵百姓
乞恩親厚皆屬濫膺且排抑縉紳貪婪無忌都御史曾
銑發其奸贓乃被逮鸞遂訐銑行賂掩敗冒功妄議恢
復河套搖動閩中人情大洶亦逮銑詔獄尋殺之鸞釋

不問至是以誤服熱藥死上下諭數其罪收朋黨繫獄
一時權貴轉盼淒涼人臣可以鑒矣

故錦衣陸炳都督松之子也松故興國衛士傳其妻有
阿母保護功松歿上命炳代父掌衛事亦授都督尋加
師保寵倖無比歲戊午余往次銓曹陸遣使者一二輩
遠迎余曰誤矣吾與乃公生平無半面之識何故來迎
使者曰不誤徃復主命即掃除舍館以待矣迨入京陸
即過訪厚餽飲食余曰僕素無交誼足下遇之何厚也

陸曰若非能知公因公故人五臺知之余曰五臺於魏
郡相與善故謬稱許足下何信之深也陸曰五臺剛直
不輕許可每論議時務必稱引公以為法程僕企慕久
矣不意今日得望見顏色以慰生平也自後數、過訪
執禮甚恭後余補官西蜀道經承天會陸有父喪媿無
以荅其意為文奠之後陸歿為時宰相傾籍沒其子亦
逮繫余柄銓朝審始釋其子蓋陸方寵貴權傾中外縉
紳咸側目余以折節禮下士夫其恭謹有嘉者且當世

廟時每逮縉紳下錦衣鞠訊或詔譴廷杖彼皆緩刑以俟上怒之鮮賴其保全者甚衆不可謂無功于縉紳也時亦以余言為公論云

華亭柄國新鄭為亞相余自閔中入為理卿過訪新鄭渠云昨華亭詢公余以至明荅之若未滿其意竊謂今之居官任職多昏者耳故明止一二分明至四五分稱明已若公可謂至明也蓋彼自負其明故其言若是後開隙華亭罷歸復起柄國乃欲恃權修怨于華亭不

知窺伺之江陵已陰擠而力排之禍且不測矣明亦難
言哉余秉銓日走使新鄭彼荅書云方僕之在朝也公
時在野曾無一字見貽今公在朝僕已在野乃不遠數
千里下問於前日之不相聞也足以見公之高於今日
之下問也足以見公之厚是不可謂不明而乃陷危機
不悟何哉蓋權勢所在當局即迷抑利令智昏人自迷
耶余所覩記如分宜貴溪至相傾危以死不悟後來者
復蹈覆轍何迷之甚也

忠廉紀

士人委身王家期立功成名耳然功不倖集名不虛附
自非振拔英賢孰能植耿介不阿之節持清白無染之
操以厲世維風哉吾杭如忠肅于公端敏胡公其節義
操履可謂兼之使二公可作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若
余友數君子其義氣凜然清修早絕雖不足當二公鴈
行亦景芳躅之流亞也靜思深媿前修而于數君子尤
有遐思焉因錄行事一二置之几上時一比證云

忠肅于公勲業在朝廷世人共仰而廉清方正一錢不
私世所罕知景廟時力遜賜第止宿直房與夫人董氏
居共甘澹泊旁無姬妾食不重味衣不重裘鄉廬數椽
僅蔽風雨薄田數畝繇供饘粥後英廟復辟石亨徐有
貞謀殺公時年六十籍其家無長物惟上賜廬甲袍帶
英廟悔悟曰于謙囊橐蕭然乃言莊穢山積賢否相去
奚啻天壤亨從旁聽之低首大慙俄有邊警廷議紛紜
恭順侯吳瑾曰謙不死虜豈至此耶夫公之精忠廟諡

肅愍誠為未當余向為巡撫傅公孟春言之乃具疏請
改忠愍廷議謂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于謙之
謚第當表其所以成不必悼其所以死也乃更謚忠肅
胡端敏公世居仁和之橫塘後徙艮山門內宦轍所至
以廉敏稱後遷江右知宸濠反謀念曰此禍本也乃具
疎陳其不軌狀累千餘言終則曰禮樂政令漸不出自
朝廷而地方深有可慮者疏奏寧藩黨羽搆以離間親
王逮繫考訊何言禮樂政令不出朝廷公荅曰上還有

一漸字尋得言者奏辯謫戍遼左後宸濠反始釋還鄉
後以忠直受知世宗累擢大司馬致政歸與先大夫友
善時通往来因得侍公儀範骨格奇古不類尋常居常
澹泊寧靜清素不淆與人平易直諒不設城府嘉靖庚
寅九月端坐而逝余時為諸生往弔題其旌因得交嗣
君純益習聞其危言正論遠慮深憂天性然也迨今後
裔衰微嘗為區畫僅能復其故廬而餘業蕩然矣近得
覽公家訓曾手錄數條以為子孫法余思爵秩埒于公

而年已過之聖眷存問亦際公之遇矣若云竊比于公則吾豈敢

同年友周天佐上皇帝書分君子小人因論救御史楊爵蓋爵嘗言時事條列失人心致危亂五事上怒下之獄周力言其直遂下鎮撫搖殺之議者謂周為戶部郎幾于出位嗚呼言責在臺諫今之臺諫誰能冒必死之罪為國家出讜言者將謂聖朝無直言之臣可乎則周之一死所係匪輕矣周年少登科素慷慨有大志歿之

年甫三十閔之晉江人周既歿其妻亦自縊死旅櫬道
出武林余往哭之後值宴霄宮災宮人內使死者數十
時聞空中語云曷不釋楊爵輩囚因下令出鎮撫獄三
人楊爵及周給舍怡劉員外魁皆以直諫被逮數年始
釋三臣賴以保全而周竟泯滅無聞矣惜哉

侍御郭公民敬山西山陰人也余入蜀時郭方按蜀秉
性貞介而用情尤仁厚其持身循禮絕無驕亢容與人
正色昌言無一妄語至酬酢往來即拜揖求相稱凡所

餽遺即食飲不輕受蜀府歲時慶賀宴會必設金銀器
具數十金貽之郭皆封識成都郡中將去任乃檄郡守
檢節年所貽開具一刺往投蜀府以充謝儀一無所受
故事三司以下有公私贐如川筴蜀錦與道途之費不
下教百金時左轄持筴錦前獻郭驚走退避衆乃却一
無所取後去蜀歸家一疾不祿蜀胥送歸者還道其貧
不能殮余聞白撫按暨諸僚友資賻往治其喪余以士
夫交際臨財毋苟得稱廉潔矣未有一介不取若將晚

馬如郭者真萬古雲霄一羽毛矣

游公震得微之婺源人少家貧樵採山中年幾三十始奮志經史以戊戌成進士歟歷中外以清介特聞余叅藩閩中游為右轄一見驩若平生出肺腑忘形骸然剛毅峭直不諧俗侶居常負氣節高自許可嘗曰士人馳驅王事當如家事利害死生以之可也若榮身肥家余耻不為嘗面折人過時左轄悞懦不任事晝寢室中游往叱之曰當此盜賊縱橫地方荆棘之日豈汝高枕肆

志之秋耶左轄慙感曰何事相迫乃爾游側目視之一
哂而去嘗謁劉撫臺以出勅無功輒曰何為不勝劉曰
以兵多賊少而遁後再出無功輒又曰何復不勝劉曰
以賊多兵少而敗游曰如公言安得兵賊相當始稱勝
哉劉曰休矣俟公他日晉之耳後游果代劉撫閩以刺
投時宰時宰責其餽遺不至叩之公曰吾生平無私餽
豈以今日重失一撫臣哉竟以罷閑去

同年友張永明浙之烏程人始仕為蕪湖令蕪湖固稱

富饒商賈雲集奸人所容張以廉明不擾稱擢為御史
復以直節聞起遷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時伊王暴橫凌
虐小民擅擴苑囿侵占官地郡邑不能禁公為疏聞上
命給事中勘驗得實遂如公議廢伊王為庶人遣發高
牆禁錮尋晉大司寇改左都御史掌院事一時風猷振
肅臺中咸嚴憚之後以年老致政歸嘗謂余曰古稱是
非毀譽賢必先覺然賢聖猶蹈可疑之迹跡涉可疑人
乃訾議如瑩然美玉青蠅自不能玷殆所謂皦然泥而

不滓者耶至于彈劾不避權貴其忠誠激烈可與日月
爭光余奔走四方與公間濶者久之後會京師公已老
矣乍見若不相識既近目攝知為故人乃驚訝曰年兄
張公柰何作不相知態雍容揖遜為耶乃撫掌大笑極
驩譔浪如故

山東靳公學額亦余同榜士也弱冠首賢書入仕後頗
善詩文然質實無華嘗曰余文詞雖不工北方之學者
未能或之先也生平以廉潔著稱與余同轄閬中司錢

錢穀吏進羨金輒揮置不顧丰儀英爽倍常而衣冠整肅每對賓客議論風生間出恢諧輒令人解頤士大夫無知與不知皆願交樂親馭下莊嚴但多呵斥少譴責吏卒無敢欺時公不攜家惟三四童僕相隨公以慈畜之有不當意令他僕與毆至泣訴于前曰彼此亦足當矣一笑遣之一日向余曰家君為大子輩增鉄繩數條已余方驚訝曰近復更置莊田數頃他日負稅必以鉄繩係之是以憂也其達觀類如此後以王親聽勸余為

移文本省勘開尋復內召官至少宰致政歸

古人清恐人知耻近名也余思先達高風峻節如靜菴胡公江樓錢公省菴沈公皆以清白鳴因知清自信居官之要余嘗榜于廬陽庭至于靜菴尤以節義鳴亦遘會逢適耳余時以江陵不奔喪鄒進士元標上疏有曰所幸者大臣挺然中立未有留疏然而遷徙又不常矣盖指余言余無樂乎有是名也惟以生平守三尺畏四知乃競々自盟者因憶龍江監稅滿日有羨金數百欲

歸公帑正郎周志偉曰汝善自鳴如前後人何因送節
慎庫不聞于堂守廬陽亦積有三百金將攜為入覲費
後植憂歸并所置禮物盡與郡丞右轄閔中積羨十餘
行之日盡付代者亦不白撫按周君教言終身佩服不
忘後周守台郡不私一錢生平清介近世罕儷獨耻自
暴白知之者少然周豈計人知矣

特序紀

太白云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余嘗

默思往昔時序，荐更不知凡幾。不覺既老且老矣。東坡謂良辰美景時，有之，但吾人無此閑戲耳。數百載之下，誦其言，猶令人慨慕。真一當其風采，豈其胸次悠然，直與造物者遊，忘日月之往來，抑隨時自適，觸目爽心，有對時育物之懷，即余向奔走塵俗，不知年之我邁，今歸田靜處，一遇歲時，欣、樂而忘倦，因思坡老之興紀時序之可樂者。

歲首朝賀，始于漢高祖。長樂宮成，制群臣賀儀。後遂率

以為常我朝亦重元旦之儀餘惟長至聖旦百官上表
稱賀今海內士庶咸重歲首而慶拜往還舉酒相祝惟
吾杭最盛諺曰老子回頭不覺重添一歲孩童拍手喜
得又遇新年見老幼之咸樂也元日誦之愉然一快
古者立春迎春帝于東郊今塑芒神為太歲塑土牛以
起事蓋以前月建丑為牛故出土以送寒氣且升陽也
杭人增設迎春之儀集優俳諸人飾以冠帶被服乘馬
效古人雲臺諸將瀛洲學士之類多至數十隊又令娼

妓紉裝環珮童子衣被錦綺令坐臺閣中又製綵亭數十羅列市肆諸物備極繁華遠近之人至期塞途充路肩摩鱗集群聚而觀視天氣晴和春儀繁盛呼為富春亦祈禳之意也至秋霜降祀五穀之神先期亦羅列將卒盛陳兵器如行師隊伍旗幟劍戟精光蔽天而金鼓鎮角喧填盈耳杭人亦聚觀之以為盛事

唐武德中鍾南進士鍾馗落第觸階而死賜綠袍以葬感恩誓除虛化鬼後明皇見夢召吳道子如夢圖其形

遂相傳祀之辟除不祥今杭俗元旦多懸其像皆戴文
進筆緣進本杭人也窮極狀態不可方物皆屬神品亦
有雞懸掛者以東方朔占書一日雞二日犬三猪四羊
五牛六馬七人八穀其日晴主物音陰則災也

元宵賞燈始于漢祠大乙今上元觀燈是其遺風唐勅
金吾弛禁三夜宋增為五夜至今因之惟聞宮禁鰲山
高十餘層飾以金碧燈如星布極其侈靡而皇親貴戚
亦視效之若民俗最盛於杭以皮絹紗紙之燈皆產于

此而南北貴重如閩中珠燈白下角燈滇南料然燈皆
萃焉民間跨街構木為坊飾以彩繪至暮燈火相望金
鼓相聞一時男女塞途競相追逐他省所無

古無墓祭之禮漢明帝率公卿朝原陵自後歷代因之
我朝聞亦謁陵而南京孝陵則百官蒞任者必往躬謁
永々為例

杭俗春秋展墓以兩山逼近城中且有西湖之勝故清
明霜降二候必拜真墓下此亦禮云雨露既濡履之忱

暢霜露既降履之悽愴遺意也然暮春桃柳芳菲蘓堤
六橋之間一望如錦深秋芙蓉夾岸湖光掩映秀麗爭
妍且二時和煦清肅猶可人意闔城士女盡出西郊逐
隊尋芳縱韋蕩漿歌聲滿道簫鼓聲聞遊人笑傲于春
風秋月中樂而忘返四顧青山徘徊烟水真如移入畫
圖信極樂世界也

續齊諧曰屈原以五日投汨羅楚人哀之以五彩繫菰
葉裹粘米謂之角黍投江以祀當時以舟楫拯之今競

渡是其遺跡角黍之風劇々有之競渡惟留都為盛閩
中次之一舟可容十人大者可二十人鼓枻而前頃刻
數里往來如飛以先後為勝負近年西湖亦效為之然
行不能疾以彼皆長江大溪故能縱橫競逐乃耳然西
湖夏月荷渠亭々水上如翠蓋紅粧艷麗無比香芬襲
人即盛暑之候泛舟湖畔停船垂陰清風徐來頓忘炎
燠余嘗經齊秦之境亦多矣渠安得畫舫搖曳遊人欣
賞也

七夕織女渡河詣牽牛所其說肇于漢武帝中秋翫月
肇于唐明皇九日登高肇于漢桓景今世俗七夕婦女
陳瓜果於几筵望月穿鍼以為乞巧不知何所中秋供
月以餅取團圓之象遂呼月餅九日食栗糕取登高之
意古人佩茱萸飲菊花酒皆時物也白樂天詩云移坐
就菊叢糕酒前羅列自昔然矣七月望祀釋家謂之盂
蘭齋俗云鬼節謂地獄放假五日則矯飾甚矣時民間
剪紙為花燃硝黃為燈以水板泛于湖上多至數百夜

望如星亦足娛目中
秋泛湖稍邀良朋
勝友舉觴把玩
甚暢幽懷夜涼人
靜月色湖光上下
澄澈如洗當此之
時繫楫浩歌心神
飛越曾不知天之
高地之下悠然樂
而忘人世矣即有
蓬壺三島何以過
之重九登城南吳
山則前望大江後
眺西湖此身已在
九天之上下視城
坪民居如曲房窈
窕樓觀錯雜不可
窮覽陟紫陽之巔
則怪石竒窟深奧
嶢巖可喜愕東望
越山若俯而伏卑
而下也稍北則龕
褚二山之中滄海
渺茫杳不知所之

矣

古人祀門戶中雷并竈為五祀見于儀禮而夏日祀竈
世傳臘月二十四日朝天白一歲事故夜祀之杭人歲
凡兩祀歲盡之日為除夕士庶家向暮皆焚松盤火光
接天流星閃爍爆竹之聲鳴雷聒耳金鼓相接已而上
祀祖先既而家人父子群聚歡飲祝頌而散謂之分歲
圍爐圍坐達旦不寢謂之守歲此皆故宋之遺風亦歲
終之一樂也

風俗紀

語云相沿為風相染成俗古天子巡狩則觀風問俗所
係良重矣第習俗相沿久遠愚民漸染既深自非豪傑
之士卓然自信安能變而更之今兩都若神京侈靡極
矣金陵值太祖更始猶有儉樸之遺至于諸省會余所
歷覽率質陋無華甚至織嗇貧窶即藜藿不充何暇致
飾以炫耳目吾杭終有宋餘風迄今侈靡日甚余感悼
脈、思欲挽之其道無繇因記聞以訓後人

松窓夢語卷六

秦少游云杭俗工巧羞質朴而尚靡麗人頗事佛今去
少游世數百年而服食器用月異而歲不同已毋論富
豪貴介紈綺相望即貧乏者強飾華麗揚、矜詡為富
貴容若事佛之謹則齋供僧徒裝塑神像雖貧者不吝
損金而富室祈禱懺悔誦經說法即千百金可以立致
不之計也余家有介然祖訓戒無作佛事自祖父以來
世能守之

東坡謂其民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至今

不哀大古稱吳歌所從來久遠至今遊情之人樂為優
俳二三十年間富貴家出金帛制服飾器具列笙歌鼓
吹招至十餘人為隊搬演傳奇好事者競為淫麗之詞
轉相唱和一郡城之內衣食于此者不知幾千人矣人
情以放蕩為快世風以後靡相高雖踰制犯禁不知忌
也余遵祖訓不敢違

縣志紀聞云杭雖華美富麗之區獨士人咸以清慎相
飭厲其或踰溢不檢庸孺亦得嗤之世遠者吾不知已

余所聞先達高風如沈亞卿省齋錢都憲江樓皆身歿
未幾故廬已屬他姓至如近者一二巨姓雖位臻崇秩
後人稍事奢華增構室宇園亭窮極壯麗今其第宅皆
新主矣此余所目覩安有如江樓省齋者

國朝士女服飾皆有定制洪武時律令嚴明人遵畫一
之法代變風移人皆志於尊崇富侈不復知有明禁群
相蹈之如翡翠珠冠龍鳳服飾惟皇后王妃始得為服
命婦禮冠四品以上用金事件五品以下用抹金銀事

件衣大袖衫五品以上用紵絲綾羅六品以下用綾羅
段絹皆有限制今男子服錦綺女子飾金珠是皆僭擬
無涯踰國家之禁者也

子與氏曰丈夫之冠也父命之此禮重成人之始世俗
廢置不行久矣余於子孫將冠必先告于家廟稍放三
加冠禮既令其長跪受訓始令謁于家廟次令拜尊長
不邀大賓亦倣古禮之遺意也至于男女婚姻議者爭
言富羨豪家余謹謝之惟擇里中朴茂故族諗知刑家

有素者始議納禮禮儀不敢同俗務極奢華但遵先世
儉約家規成六禮之儀而已若夫誇多鬪靡毋論費財
用亦難繼非可久之道也

上古喪期無數三王乃制喪服以三年為限則衰經之
起自三代始也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
又曰文王忌日必哀則忌日自文王始也古不合葬李
武子曰周公蓋祔注云祔為合葬則合葬自周公始也
墓志不出禮經意以陵谷變遷欲使後人有所聞知但

記姓名爵秩祖父姻婭而已若有德業則為銘今之作
者紛々吾不知之矣

余所見富室上舉父喪：儀繁威至倩優侏絢裝前導
識者嘆之後與胡端敏嗣君純交悉其行事謹身節用
敦篤姻族訓戒家人修治墳墓皆若父訓迨舉父喪一
遵家禮所列惟方相香亭神亭旌亭包筭銀瓶把花雪
柳而已鼓樂陳而不作盡削杭城繁縟之習可謂善繼
志矣

家廟之禮惟祀高曾祖考四世自朱晦菴家禮與國朝之禮皆然但享堂宜潔余家居本隘東銓歸稍增擴數椽置享室於堂左歲時伏臘忌日必衣冠而祭後庚寅歲卜地于城之西隅創建宗祠中祀高祖介然公以下神位每祀必遍召宗人集祠下祀畢享胙於前堂仍為約曰凡我同宗月輪一人司香元旦必集春秋祀必集毋以事免復置田數畝以供粢盛欲令後世為可繼云

自省紀

夫君子信是非不信毀譽以是難為非、難為是也然
世有見人是而不察其非見人非而不諒其是則是可
為非非可為是此無他公之則是非私之則毀譽何可
常哉余宦遊三十餘載競、以名節自勵而萋菲之口
每政攻其所恃嗟嗟士增竒多口安能免于求全之毀
耶顧毀譽二者先聖猶加意于譽故曰必有所試誠恐
蒙不虞之譽貽過情之耻也則生平宜自省矣為錄薦
語于左云

余筮任為司空司寇郎無可表見歷三代考績少司寇
葉公署語云賦性溫雅操履謹飭曾任工虞政舉茲任
剖斷心公銓部考功郎鄭公署云秀雅有文操履無玷
奉旨復職 出廬陽為大守巡按賈公薦云氣質溫良
志行卓越清白範昏吏貪墨者不肅而懲虛心昭聽斷
健訟者輸心而服因時設禁則米價平而民食用裕以
禮施教則學校整而士志聿興古之循良今之賢守總
督漕運喻公考云清峻之行宏遠之才積弊盡除群生

咸賴巡按劉公薦云養興教舉役簡刑清心無日而不
勞於民事無微而不當於理居身有道僚屬為之興行
馭下不欺軍民為之革心有救荒之實而無損於上有
樽節之政而尤儉其身王道幾見于郡內文行當求之
古人操江巡撫及公考云器度詳雅操持清約救荒有
法而合境蒙休蒞政有為而四民咸服 再補衛郡巡
撫商公薦云性行不凡操持有素蒞政未久恒加志于
窮民敷政有條先責成于屬吏巡按盛公考云才識貞

穎操履謹嚴理盤錯而案牘曾無宿留賑災傷而溝壑
多為全活前後治郡終始不渝巡撫艾公薦云卓犖之
才可與達權濟變雅飭之度務在約已裕民官資幾十
年不遷幾微不見顏色治行於六郡為最聲聞藉有口
碑尤于溝壑之人加意而冰蘖之節不渝真為民父母
不媿古循良者也巡按楊公薦云文學優長吏才充裕
熟世故而弛張中理體民情而寬猛得宜屬地遇災傷
多方惠賑邊閭報徵派百計調停裁省脩悉其憂勤訐

謨每昭其經濟聽斷不淆纖細操持不染分毫誠為芳
潔之流允作英良之器

擢潼關兵備副使巡鹽宋公薦云器度醇雅制作端方
處事有倫有要執法不激不徐行重鄉邦久負圭璋之
譽方隆閔輔克稱鎖鑰之司巡按吉公薦云器宇凝整
冲曠才華精敏特達即法紀之飭而令行禁止風力落
豪強之胆徵政事之修而盜息民安河山儼清肅之化
革泛濫之閔文驛地蘇困查淹延之囚繫獄犴釋冤法

令精而學問更博操持慎而稽察且嚴保障功優廉明
譽洽巡茶孫公薦云明達之才醇雅之質整飭嚴而閑
隘之武備煥爾一新聽斷公而軍民之情昭然莫遁廉
潔之風久著謙虛之德性成巡撫謝公薦云學本淵源
守極貞肅閭譏不與商旅之傳頌煜然憲度克裁訟獄
之清平僉若且河洛適值艱虞而疆圉益嚴夫保障
去陝之粵由粵歸故里復起之蜀皆蒞任不及期年尋
擢閩中參藩巡按李公薦云溫恭有度易直不阿見理

洞晰幾微處事不爽宅髮署印頓革積習之弊管糧尤著清白之風為守俱優謀猷素著巡撫劉公薦云平易存心寬平任事許品當而愛憎不形聽斷公而喜怒不與守身有道處上下不援不陵遇事多思馭吏民有威有愛

入晉為憲使不兩月復有秦中之命尋以右轄轉左巡茶揚公薦云明達之資而出之以慎耿介之性而濟之以寬往副憲司風猷懋著於閩陝今視藩臬操持無替

於厥終才猷廻出常流事業自宜遠到三邊總督喻公
薦云事多英蘊敷歷久而已熟志超凡局會稽精而不
獲榮路標表穹秋聲望巡按彭公薦云行履清修才猷
敏達出納禁相沿之舊例而遠近德其公平稽查懲積
習之遺姦而上下服其明斷巡撫陳公薦云苦節清操
一塵真無所染真見確守四民翕然歸心勞深而志不
憚于興除任久而勤不辭乎難易宏鉅之才公輔之器
自開府閩中入為廷尉少司寇尋以少司馬出督漕運

鎮兩粵皆外無薦揚惟呈功計效于家宰督粵年餘同
籍聽用是以解綬掛冠得優游泉石不意歸方二載召
撫閔中遂晉秩御史大夫掌留臺事尋改大司空皆出
望外何意聖眷優渥恩寵渚加復令入掌銓部司進退
百官之權耶東銓踰年以二品考滿加春官少保益念
逾分然心切報主乃遷延五載始得致政而歸自謂與
漁樵終老不復知有人世事亦可以衰朽棄置矣而臨
涖斯土者猶以衰朽達于天聽此何以稱焉

乙酉歲余年七十三矣督撫張公薦云精神健而德望
宗隆行止端而卿評推服進退有大臣風節清貞為士
類典型巡撫蕭公薦云德望允孚于家邦勛勞素著于
南北有應變之才而聲色不大有守正之節而主角不
形巡按傅公復命薦云正色立朝聽履邁山公之啓事
抗疏去國投簪倣謝傳之間居井里型模邦家耆碩時
臺長吳公請優六卿致仕年七十以上者余復叨歲夫
月米之賜巡按蔡公復命薦云清介絕人坦夷近物年

彌盛而操修靡懈德愈厚而譽望滋新庚寅八十巡撫
傳公巡按黃公會題優禮老臣復荷旨存問時黃公復
命薦云三朝耆碩百辟典型溫問雖已新承特恩允宜
載錫傳公內召薦云器識昂異勛高衡鑑去國表大臣
風節居鄉見前輩典型沐恩存問戴德難名

松窓夢語卷七終

松窓夢語卷之八

銓部記

周官冢宰統百官均萬民即今吏部尚書乃天子之相也職在鏡藻群品使稊然當于用而不爽斯可仰副九重付托下慰百司輿情自非明如鑑空公如衡平則雖朝夕乾惕殫竭心力亦安能黜幽陟明以無負國家抡才至意顧知人維艱明亦難言之矣惟開誠布公令公議所是與衆共揚讐怨不忌公議所非與衆共棄親故

勿恤則人已兩忘恩怨俱泯庶可圖報塞萬一耳余秉
銓日薦進大察與所棄置更僕未易數已而庶官藩臬
下至郡邑守丞悉憑考語以為黜陟檢閱為勞至黜陟
所重尤重臺諫之選內外之察舊制科道缺官例子中
書行博等官及在外推官知縣行取選授而一時急缺
則暫以司屬改補未嘗局于一官余選數次必身言書
判皆善始授臺諫次則授以部屬府佐著為定例若內
外考察余以南臺京考者一銓部京考若一外察者二

尤為兢：京考舊例全憑諮訪多係浮言未足為據余嘗題准令各衙門堂上官將所屬六年以裏應考人員填註考語十二月中類送部院以憑叅酌註考之後別有聞見不妨臨時面相訂正以求至當惟六科原無堂官聽部院徑自考察外考舊例在京科道無先期備考之疏而事後拾遺南京科道先期有備考察之疏而事後仍糾冒濫如撫按官凡方面有司在三年內遷調憂病等項皆得糾劾而三年之外已升京堂者止聽南京

科道論劾撫按不得槩叅然大察過堂部中視為虛文
不知察言觀人亦可驗考語虛實才品高下歲丁丑大
計余與臺長陳公瓚同事時一典史過堂署云耳聾倒
當閑住余詢之曰汝有何疾對曰無疾復詢其履歷其
人應答如響余顧陳曰此雖卑官部院安可輕黜以蹈
不公不明之罪即命之曰部院留汝矣叩首而去一典
史故給事中也以建言遷謫亦隨眾叩首階下余察其
才品堪以大用即擢司理尋晉僉憲使督學閩中仍語

之曰任路升沉本不足為吾累所責隨地達明期樹不朽業耳昔司諫垣今為邑尉汝皆安之占宏抱矣後果大用向非一一詳慎幾失兩人大察之不可不謹如此余嘗總覽銓務大較不越數者時皆題奏為例今條例之則以勸懲宜彰名實宜審遷轉宜近罷閒宜別告病宜稽文憑宜核考成宜實而舉劾尤宜當夫賞罰者人之操柄臣下之勸懲係焉使不明示賞罰何以鼓動人心余時嚴加甄別舉卓異數十人疏請宴賞貪殘十

餘人請旨拿問乃振肅紀綱一大機也我太祖時雖縣丞典史廉能愛民者特差行人賫勅獎勵封內醪金幣賚之宣弘時亦宴賞賚先朝舊例但卓異宜旌第恐矯偽者得以眩名貪殘宜斥第恐中傷者得以誣善舉錯一淆賢否倒置何可不審若大計中如老疾不謹類顯明易見非有實迹自難輕加惟直諒慨慷者類浮躁老成厚重者類不及辨之不審善類受傷於此二項必以輕佻不檢當浮躁以才識謏劣當不及庶真偽不淆而

名實允當矣然其中遷轉宜近者以遠則職業廢于道途抑且驛遞困于供應委為非便余每遇有缺俸淺者量遷而稍遲其資俸深者暫停而總計其考皆就近轉如府佐縣貳則遷調鄰省府縣教職則銓選本省至今為例其罷閒宜別者以方面有司曾經論劾為民閑住者俱于考察時申請永不叙用如貪酷已甚前所論劾未盡其辜考察之時仍從重處如自願致仕不係論劾者查果才堪用世行足表俗不妨叙錄或以微瑕被摘

公論並惜者亦難概棄其告病宜稽者以兩京大小衙門官員告病恒多偽飾余以查非真疾不得徇情結勘代奏或中途患病及先養病在籍未痊者必須所在撫按覈實具奏方與准理如有託疾黨護俱已欺妄叅奏廢無虛位具文憑宜核者以官員到任憑限定於該科自有一定不可短長之規繳憑由於各省亦有按季類繳不可違慢之例近因內外各官執稱親戚求為代領因而遷延停閣致令違限或既已領憑枉道回籍慮違

原限告照免提此皆積弊應以遠近緩急吏科酌為定
限凡官員到任文憑務按季類繳庶無曠職其考成宜
實者以言期底績事貴考成若興事不考成雖唐虞難
以治天下我朝稽查章奏著在令申頃緣人情玩愒遞
相推諉雖題請屢申而延閣不報況職專黜陟所關甚
大或叅劾貪污而提關未結或具奏伸枉而覆勘未回
何以一人心而彰法紀也必行撫按立限查催督令完
銷中間果有窒碍許徑奏請如或仍前怠緩叅奏究治

庶無廢事至於舉劾之宜當者以吏治臧否係民生休戚而全係撫按之舉劾蓋賢能得以薦揚貪酷得以提問所操權重勸懲無難乃貪酷有司生民大蠹今不循拿問之例姑留以待復命則未論之先皆百姓受害之日是不忍于一官之去而忍於一方之阨也中間善彌縫者以阿順取容事營求者以結納釋怨能保無漏網乎如是而欲不肖知懲何可得也若夫薦舉之數多重甲科輕貢舉夫科甲外補固多砥礪名節志期遠大然

貪肆不檢者亦往、有之率以遇小見宥舉貢固多日
暮窮途甘心喪氣然奮勵自立者不為無人每以限數
見遺且今天下最親民者無如州縣正官其次無如州縣
佐貳在正官十人之中甲科居二鄉科歲貢居八在佐
貳則由歲者常十之五以天下親民之官強半取足于
歲貢而槩以途窮無用輕且棄之安得不消沮意氣自
為末路囊橐之計耶如是而欲吏習知勸又可得乎今
惟貪酷顯著者徑自拿問抬擬明白然後題請發落不

必紛。續奏若止註誤小過不碍官常亦要曲加戒諭
令其省改不得輒註劣考阻其自新之路官與地宜具
奏加銜不宜者起送改調果有不肖不妨再論果無其
人不必搜求若夫薦舉只當考其賢能不必更論科甲
舉貢或煩兄州縣偶缺許以小縣才能官具奏陞調緊
要縣分偶缺許以歲貢州縣佐貳教職才能具奏陞補
以至納粟吏員等項果有才能超卓者亦許奏補以府
州縣佐但不推陞正官歲貢知縣累屬薦揚者亦查照

舊例一體行取選授科道并推陞兩京部寺等官則卑
職亦欣：奮勵矣因憶往日有沈憲副蒞吾浙時以海
上盜劫居民聽勘夫沈蒞任未久事在前官監司承時
宰風旨欲劾分守汲汲分巡無何時宰被僇事勘未明
鄭遷江右憲副而沈反坐不及聽調如此舉措何以服
人心哉因知舉劾之貴當也然而士人待次銓曹者亦
多途矣如甲科取選以重始進近有以十數五數為限
者亦借成數以示遠嫌之意不載令甲但開選人多可

以酌量成數以後漸少自難定限二三八仍照常行
何得拘也舉人上選惟憑一日之試上卷同知：州中
卷知縣下卷通判此以文為高下維試更見才當公薦
舉以示激勸今撫按薦揚通判解及殊失公平正大之
體如有賢能卓異者必與同知推官並薦部中亦一體
陞轉因仍之弊何可襲也貢途非能限人祇緣循資積
歲志氣銷磨暮年衰朽之人不勝委靡自棄之意近奉
新例督學青嚴選于起送之時若疾者汰除于到部之

日不患不得其人部中考選上者授以府佐縣正次者授以州縣佐貳委靡積習何難起也官生一途原與貢舉一體取選法近太驟近議正歷上選八年雜歷上選十三年法阻大難况近年就選人少遂將本項應選員缺除補別途事屬未妥余嘗定為正歷五年雜歷九年俱准取選庶藉少壯以宣力效勞亦激厲成全不使沉溺也王官長史以下通許保陞本府員缺其保陞服俸惟進士舉人年深亦得薦陞三四品服色自隆慶中泰

究一二今後皆屬撫按查訪賢否比照有司事例一體
舉劾聽部黜叙但王官名曰輔導實則間散本部填補
皆以才品稍劣者處之為其職不親民若欲照薦外遷
前此並無舉行不能破例以開徑竇也吏員効勞諸役
部中既試其能臨選又課法律嘗因缺擬官未嘗因人
褫缺若吏辦有力者徃趨戶部見行辦納事例以為
捷徑其餘一歲六撥大小九卿并翰林科道各衙門者
約計千餘皆供實歷間有貼役私代宜行禁革庶免積

滑當緣為奸而職員亦不至濫授也夫此數者其當因
才區別則異其當假以歲月久任則均蓋久任之法歷
代用以弘化保民而漢世得人尤盛迨我祖宗朝官多
積歲累功民亦樂生向化承平日久士習漸靡競進之
心熾苟且之習成遞轉頻煩資格拘泥民生未受實惠
舉坐此也今必諸司盡律以九年之制勢固難行余時
酌議先責成于守令蓋治道民生活隆休戚惟視守令
得人比于他官更為緊要今後但以兩考為期知縣歷

俸六年得陞知府知州亦限六年方為陞轉如歷三考
知府得陞布政憲使政績尤異者照先朝舊例超陞在
京堂上官不及九年者陞叅政副使知州陞僉事郎中
員外知縣陞科道部屬同知州其有才不宜于地者
年資未及則互轉一二以更易之淺于前必令深于後
超于後必其淹于前庶在外有位不萌倖進之心也內
如科道部屬往年歷俸至八九年今才稍優者不過四
五年即陞京職稍劣者數々外遷人無固志若能不拘

一歲兩陞聽吏部隨時掄選才優藩屏者陞叅政叅議
諳習法比者陞副使僉事加志牧養者陞知府器識宜
內者陞少卿寺丞大約六年上下陞寺卿叅副三年上
下陞議僉府運間才不足以稱其官官不足以展其才
者雖年淺亦量處一二以儆勳之庶在內官司不薄外
任之職也然綜核吏治在巡按釐正士風在督學故巡
按必須差滿方可議陞若未滿即陞則巡歷未周施為
必有未竟何以覈吏治而惠民生督學必須三年方可

議轉若任淺即轉則歲考未遍化導且未有周何以肅
風紀而移士習余嘗備兵潼關代殷憲副後彼以壬子
冬出關至甲寅秋未週二歲復入關為左轄其間自秦
而汴為大叅由汴而浙為憲使由浙而晉為右轄後復
由晉之秦所至皆不數月四省往來之程不知凡幾千
里其於地方損益利弊吾不知何如也或曰久任良法
也顧限於資格則庸碌急情者使于歷級而升竒才異
能者何能脫穎而出余以資格不可廢廢之則簿籍可

置限制無禁法不盡一何以遵守況以群千百人之才
品取決于一二人之耳目吾恐智慮難周日且不給啓
覬覦僥倖之心務詐偽貪求之術弊將如蠅紛出可勝
道哉然其間自有不泥于資格者謂宜量才授任以要
重之任宏鉅之務待非常之才使得以見所長以責任
之輕閒散之局待才器之小使循資叙遷則用資格而
不純用資格何至法之弊也若夫守一定之法須任變
通之人有治法而無治人即成周織悉具備之法不能

無弊僅一銓曹資格士乎哉

宗藩紀

國家分封王府頒給祿糧親、之恩脩極隆渥然而紀綱法度載在令甲亦凜不可犯夫是以恩威並舉知勸知懲永保福澤於無疆也然余以為親、者仁不得已而裁之以法者義故必仁盡而後義乃可施今不先議祿糧而遽及于防範之法非所以明祖宗親、之仁也國初親王歲祿五萬他賜子尤多不數歲裁為萬石後

以民貧賦少給代肅諸王僅五百石多至十石夫當國
家全盛之時不加賦而奪之祿以為寧儉宗室不可以
耗國計疲民力也又祖訓凡將軍以下有才能者得改
官陞轉如銓選注大既富貴之矣猶不絕其仕進所以
作善良之心消怙恃之氣聖祖遠慮亦可繹思已余嘗
南至粵東走淮鳳西入秦晉大都得宗藩之梗槩僉欲
請田自給僉欲試官自效而司宗籍者格于祖訓輒咋
舌不取上請惟因循退托正猶不絕薪止火而揚湯止

沸無益明矣夫王府始封之時宗儀位數大略相等支給祿糧簡省易辦二百年來宗支繁衍多寡迥異如陝西一省建有秦韓肅慶四府祿糧均有抱欠肅最少慶次之秦差多韓為最以宗支莫象于韓故積欠獨多今平涼府一十州縣額徵邊儲祿糧共計一十二萬七千九百八十餘石歷年所完有五七萬者有三四萬者甚有一二萬者以致迫于窮之不顧禮義凌侮有司肆無忌憚如廣西靖江王府宗支支來者一千一百有零幼

者不知凡幾宗室養贍銀計五萬一千九百銀兩俱于桂林等府州縣衛所額派秋屯折糧又湖廣每年協濟一萬五百兩猶且不給舊未償新無補因而新米空訴或家人抱告填滿司門逼近几案在彼之詞既直在此之應實難奈何不為之長慮也考求其故咸謂膏腴之地盡為宗室占買而應納稅糧又復恃勢不納夫以額定有限之糧供積漸無窮之祿雖多方措處終不能足具應得之數勢難禁其置買民業但既受民業則惟正

之供自當出辦乃今買占滋多通負日甚稅量之征輸
既少常祿之供給愈難須自今預行州縣將各宗室見
種民田盡數查出就於本宗祿米放給之時即照數扣
除庶官司免征催之勞而宗室亦少欠負之祿此救災
之一策也然此不過待宗室之有力者耳至於貧乏者
十居五六甚有室如懸磬突無煙而衣露脰者亦病極
已余嘗轄閬中司其事時韓府宗人融燭等倡衆出境
聚集數十人擁入會城告請祿糧欺凌官府有司不能

禁余邀致數人以情理喻之延致公可給以薪米乃以
別項錢糧曲為借處一二以應其請姑令送歸仍白撫
院叅論為首者數人送蒞高墻以全法紀後撫院詣同
原秋防道出平涼韓府宗人擁眾郊訴撫院少示聲色
彼遂倚勢相抗甚至毀傷輿從自後撫院皆枉道避之
余繼撫閩中復道出平涼以撫臣體統不宜令宗人輕
視時藩臬以下皆止余勿往余謂我以禮待彼安能以
無禮加於我哉且撫按百姓吾責也歲久不往安知無

尚

困窮冤抑無所控訴者乃遂行將入境預戒巡行者毋
拒陳告不論宗室諸人凡有呈狀悉為收記令歸聽示
余乘傳徐行宗人紛然而前各收呈散去既入院中猶
有向門下請白者余令有呈者收進有事者傳入慰以
人衆不便相迎可毋入也衆始退去余檢諸呈批發長
史令查可施行者一一申請大抵皆為祿糧耳嘗考宗
正籍在嘉靖中葉見存者一萬五千餘隆慶初年麗屬
籍者四萬而存者二萬八千五百有奇以祿計之不下

八九百萬設一再傳而後生齒十倍祿亦十倍宗人有
益祿而天下無增田此勢之所必極而恩之所必窮也
失今不處愈不能支既不給以應得之祿而有司奉行
條律一切以法繩之令搔首觸目資身無策則安所歸
命也余嘗經晉之蒲州會襄垣王西軒者年七十餘矣
見其二子曰三峰曰四峰宴會中慨慷談時務上下今
古皆鑒：可行惜置之無用耳使國家開入仕之禁俾
得展其經畫非漢向唐勉宋汝愚之流亞乎尋會山陰

王龍田者廩實好古被服檢身一如儒者其子元峯
安異常雅善詩文喜為議論多招致遠方英俊此何減
東平樂善河間好賢使國家賜詔褒嘉或授宗正之職
以風勵宗人亦鼓舞之一機也今王府宗室多在西北
而豪橫縱恣肆行無忌亦多在西北不惟聚衆呼號凌
辱官司且有招集奸暴群為不逞者矣不惟宗人踰制
犯禁越閑妄奏而妃嬪姬妾亦有以內臣護送詣京奏
事者矣余甚為國家法紀惜宗人風俗惜也南粵惟靖

江王府中十三輔蕃衍為最悖理違法亦為最自嘉靖
中本王因公科擢致疎親睦之情諸宗遂持族黨之強
幾亡上下之分由是朝祭晝押等禮一切不行積習驕
頑無所顧忌悖理犯法紛々效尤逮至背違法紀不廢
高墻禁制閑宅夫高墻負累解送之人而約束惟謹若
閑宅初議王府差委內臣旗校有司差委巡捕官員內
外防禁鎖鑰封閑五日一啟巡風人役晝夜守護不許
私自出入交通外人防範頗周近因群宗構怨以致衆

庶乘機毆辱官校紀法蕩然矣若非勅諭訓戒責令親王鈐束恐不能不貽地方之害也若鳳陽高牆拘禁日多屢宜釋放嘉靖^中遣內官章壽等釋放不不五百人人隆慶初年余奉恩詔首釋鄭王厚烷并周府鄢陵王府鎮國中尉勤熨朝塌等遣官送歸原府他如倡衆出境越關妄奏禁錮十年八年以上者一體放釋百五庶人及查見監重情帥伏王等六十起尚有三百八十一人夫以天子懿親逆惡未甚際圉之一城之中而不時釋

放固非所以示恩以惡極罪大既困辱之而猶給祿糧
與宗人無別亦非所以明法余以為諸降庶人者宜與
絕封庶人同祿而罪黜禁錮者宜視齊民監禁者稍優
而不使同于無罪至于郡主縣主以下如將軍中尉之
祿皆限半給餘皆量給婚資漸次裁抑亦可歲省數百
萬之虛名而裨得沾國家之實惠亦委曲圖維之計也
然創始必虞其終儻少議減削一時怨望衆衆喧譁誰
任其咎第計目前補偏扶弊余撫閔中日嘗以韓府宜

行七事條請一曰補祿糧以濟窘迫二曰肅閑支以息
紛擾三曰正體統以便鈴束四曰補額員以資輔導五
曰嚴門禁以懲遠出六曰別庶人以正名分七曰嚴防
閑以戒不虞此寧獨韓府宜行已哉然此乃一時之權
宜非萬世之長慮也天地生財止有此數麟趾爪鼯綿
衍無窮以有限供無窮勢必難久余以不弛禁不受田
不入仕則宗人之祿日積月增前者之欠負既無完期
後來之增加愈愈難給授司宗籍者柰何不為之所也

漕運紀

漕運乃國家重計國初自永樂移都北京軍國之需盡仰給於東南時漕渠之功在江淮以南者平江伯陳瑄為大在齊魯以北者尚書宋禮為多永樂初北京遼東軍儲不足瑄帥舟師海運後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進淮就管家湖築堤長亘十里以便行舟後儀真瓜洲以達潮水鑿呂梁二洪以平水勢開泰州白河以通大江築高郵湖堤隄內鑿渠橫亘四十里又治

邳溝始通江淮禮治濟寧修會通河置十五閘復黃河
故道自祥符魚王口至中梁下二十餘里以殺水勢又
於寧陽築堰城壩遏汶水盡入漕河洩海豐大古河凡
四百五十七里自是輓漕京師大為便利遂罷海運而
法日益詳然始猶自淮安用運船載三百石以上者運
入淮河沙河至陳州潁岐口跌坡下用淺船載二百石
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等
處令河南車夫運赴衛河轉輸北京其間濱河置舍五

百餘以居運卒置倉五十區以便積貯故事不墜而兵
不疲也自後直運歷經年之苦修濬經累歲之勞艱苦
萬狀不可勝言迺來獎增于積習之後政隳於姑息之
餘軍衛有司人持異見兌運交納掛欠遲違則漕務宜
議夫漕務統于把總領于旗甲余以把總宜每年更代
一員督催交兌糧完押幫赴京上納守掣通關回南一
員在省徧歷衛所嚴督掌印指揮千百戶等官選補旗
軍修造船隻追補舊欠等項預整來年事務聽候新糧

派到即督各官前赴水次交兌完日就便赴運限五月
渡淮毋及河溢若旗甲領運往中途侵盜以致臨倉
掛欠良由旗甲不得其人向屬衛選不公近由府選但
勢分懸隔軍旗虛實既不周知視點選為故事以致殷
實之家愛惜身家多方躲避而積年奸頑於樂充補又
拊駕衆軍數常不足臨期乏人隨處催倩本係烏合之
人通同侵盜勢不能免須委公正有司徧歷衛所吊取
軍冊不分屯操如官吏監承除本身外俱聽從公揀選

以殷實者充之務足十二名原數敢有故違許令叅究
然旗軍遠出父母妻子皆賴月糧養贍今有預給半年
者有經年不給者以致衆心不服易於犯法及責賠補
輒先逃避無產堪變貽累各官宜通查各總軍丁除預
給半年月糧外見以四月給散安家將兩月每石折銀
五錢申解司府轉發該總解京完補積年掛欠若交兌
糧米亦要悉遵議軍事例晒揚乾潔兩平交兌如有仍
前怠玩者聽憑叅究其他漕政諸務節經督臣區畫備

載議單嚴明詳悉但人心易于玩愒申飭貴于及時余嘗條列五事上陳載入議單一由嚴降黜以慎交兌一申禁囤戶以速交兌一甄別運官以益漕政一專任提調以濟厥務一復舊窰運以蘇困累亦漕政之一助也若夫輸運帆檣必由河道每歲舟千艘糧萬石渡江淮以沂黃河從此浮濟入汶踰滄瀛而達通惠皆籍漕溜疏通其中設提岸以束奔騰建閘壩以時啟閉雖濬鑿排淪運用賴於人謀而轉徙變遷緩急難調水性迤者

徐沛數十里間巨浸滔天漕河失其故道以致舟楫不通糧運阻滯近乃集財糾二旋議開鑿議漕河於北有云宜引沁水者有云宜開膠河者夫沁水之流甚微即引之河渠不足濟長川之勢是畫餅耳膠河之議已舉行未見其利先被其擾所費不貲又毋論已孰有灼見功之可成建必然之畫者且齊魯之間地廣人稀一望蕭條恐生不虞是石田耳故議北河但當不時葺提補缺濬壅泄溢使故道無滯則停留衝激之患皆可免矣

策無奇也議漕河於南則江淮之間有寶應范光二湖
最為危險其湖約長三十餘里東西廣濶一遇風起水
涌浪高往來舟楫俱難駕御東方急則牽挽難留飄蕩
出湖西風急則撲擊岸石船屢傾覆不惟飄失糧米往
往淹溺旗軍實為大患思得高郵湖往年添築內堤舳
由中行至今便之今寶應比照前規修築內堤亦百世
之利也若云宜循元人舊踪倣國初平江故事以復海
運則先達邱文莊濬嘗有說焉要亦以為兼河海之運

則可循轉搬之法以省直達之費申休番之令以息督
力之艱耳此庸漕河或阻亦不得已而為海運之說漕
河通則海運之說絀矣余嘗督漕奉穆宗恩詔奏免帶
磚以免捧挽之勞省交納之費值夏鎮河決事于河道
疏惟引咎自責奏免旗軍賠補凡以漕挽之役轉輸暴
露尤可憫也茲欲使之出入風濤躑躅于不測之淵以
待命即有利國家余不忍言矧兌運長運老歲月于奔
忙正耗除耗剝脂膏于溪壑積債催役而偷生虎狼之

吻露居野宿而委身魚鱉之鄉悠々天塹幾何而不為
清役之陷阱耶

西粵紀

嘗謂兩粵之盜如深秋落葉掃盡復聚當事者不先時
撲滅迨其燎原用力難而成功不知其幾倍矣余在粵
時山獍海寇紛々流毒地方征勦殆無虛日蓋種類衆
多積習難馴也山寇猶易勦除若海寇出入江海揚帆
鼓柁於波濤震盪之中自非生長海濱熟諳水戰豈易

奏功余觀粵以東崇岡巨浸內則山寇巢穴累千百計
外則海寇侵突借日本諸島夷為爪牙流劫縱橫民多
廢業踪跡詭秘兵難馳騁間嘗併力於西粵以西乃嶺
表邊鄙為湖廣藩籬居東粵之上游內環萬山搖撞淵
數外扼交南詣蠻夷郡縣雖多賦稅實少恒多資藉於
東明興以來兩廣建官置守訖無定議寇亂亦無寧時
憲皇帝加意邀荒拔叅政韓雍為都御史假以不御之
柄超度常規當是時兵馬錢糧皆於南京料理選調兩

京江西湖廣漢達官軍不下二十萬物力充盛故所至如摧枯拉朽無不殲滅彼雍誠異才亦委任權力不同也嘉靖初廣西田州南丹向武鎮安上思龍州諸處叛服不常屢煩征討自新建伯王守仁至日盡釋其罪議立土官建置衙門以夷治夷聽招效順安居樂業且復出兵應調馴善等諸齊民至今帖然是韓則以勦建功而王則以撫獲效然始勦終未嘗無撫先撫後未嘗無勦可以相時而動且以彼己之勢言之彼有五長重利

輕生一也猥捷慣戰二也狡猾頑愾三也據海為勢素
習波濤四也結連內外聲息預聞五也且虎閑狼吞藉
粮于我勝則毒噬無厭負則飄揚遠遁而我兵有七短
焉將不知兵一不習戰一也烏合未練膽怯陳搖二也
兵徒未選老弱易靡三也陳伍未肅進止無節四也波
濤洶涌神衝目愧五也戰艦後先彼此觀望人懷規避
莫肯爭先六也佛朗機銃木城難禦一舟失勢群胆隨
喪七也是彼五長以杜具內外相援為急而在我七短

以選將練兵為要蓋海上之寇每結山寇為腹心故欲
勦海寇當先除山寇欲除山寇當整齊約束齊民夫兩
廣山峒睽絡民徭雜處徃々勾連回結恣肆猖獗焚劫
殺擄歲無寧日今欲計圖安弭須嚴保甲大約每鄉分
為二甲每甲選擇一人立為約長分立約甲十人互相
約束每子農隙帥眾操演盜賊竊發集眾截殺解報軍
門一體給賞如有不行救護者送官懲治至如巡司哨
守官兵分定界域一遇警報協同截殺亦照鄉兵論其

功罪各鄉兵民仍須互加覺察時加偵探間有不逞之徒潛通賊黨接濟硝黃軍器者許衆即時報官毋得容隱庶齊民有所懲創不敢為盜即徭徠之人豈性與人殊不好生惡死自甘盜賊者彼其中膏腴田土可耕漆蠟等物可供食用不患不足惟阻於聲教無路自新若使處置得宜安其土俗順其夷情就中建立官司治之聽得出山貿易共遂樂生之心如徭總徭老中有才能出衆堪管幾巢幾里或幾百里就令推立頭目率領所

管徭丁各分疆界自守一方衆果信服即以其地與之
以為世守傳之子孫軍門先給冠帶如有別起賊徒越
境侵犯或越江行劫許令擒斬解報從重給賞三年無
過比照田州事體授以土巡檢又三年無過加陞土知
縣以後一體遞陞聽得世襲原耕田地永免徵科亦不
令充兵遠調如自願立功報効者聽其呈赴軍門准與
調發有功一體陞賞沿江一帶闢地立墟許以各色貨
物兩平交易如此則居處宴安服餽鮮麗回視茹毛飲

血霜行露宿潛窺劫奪鳥驚鼠竄豈不大相懸哉所以
甘心為盜者要亦始由迫于飢寒繼被誘于賊黨因而
劫掠拒捕積惡累罪漸不可悔哨聚則勢難解散聽撫
則心懷疑懼亦不得已為苟延之計且有司招撫又非
實心或誘致殺降或姑置俟募未嘗推赤心以置人腹
也各將領貪功喜事視為奇貨於是招者屢叛兵連禍
結征調煩勞財力匱竭而兩省之民始囂然喪其樂生
之心矣此以待于民且不可何以撫安反側哉議撫不

可則有進勦乃諸道出師或舍難就易或棄水入山遷
避逗遛心多攜二兵既分屬既無統紀以致各處賊徒
日漸滋蔓威愈衰而事愈難此實置叛逆而不勦滅之
故也且雷霆之威不遠、天下以求擊人而人自畏、
之為其震盪發舒奮迅難測也使轟、烏日遠天下而
置叛逆不擊人將玩易視之何以彰雷電之威乎余以
盜賊愚頑冥悍若非一大懲創何以盪濯妖氛之氣以
享寧謐之慶哉然兩廣巨盜山寇居十之七八海寇居

十之二三近如曾一本余乾仁林道乾輩則稱雄于海上如黎汝誠黃朝盛李應孫李汝忠許永等又倡亂于山中其餘若海豐歸善之人萬峒葫蘆峯和平之岑岡長樂興寧程鄉等處德慶新恩會寧清遠之羅傍紅嘴大羅等山廣西之古田鳳凰賓州八寨府江等巢依附聲勢肆無忌憚殺掠人民占據田業遍地皆盜區矣時又有安南夷目莫福山莫文明莫中正等奔赴西省奉旨分發安插肇慶韶州二府及清遠縣養贍而頻年供

給苦於不繼余時奏聞發回日本第三倭王與倭酋迷
沙濕波跟等駕船浮海率衆前來屯聚平山負險劫掠
時統大軍殲除殆盡自後有宜山大小都亮之捷全夥
撲滅惠潮韶肇之捷則廣肇剪其渠魁惠韶獲其醜類
賓州淶里淶關之捷則樓其負隅之勢制其出匣之寇
嶺西陽春雷白之捷則東擊西奔土崩瓦解巢穴蕩平
根株悉拔亦救寧山海之一時也但海上之寇道乾雖
已招撫而一本猶點驚難擒向非大將得人何以率先

士卒夫一本乃吳平遺孽素習兇悍狹猾尤甚出沒波
濤流毒閩廣先年盤據深澳兩省合師進剿被其潰圍
逸出自後陽順陰逆屢招復叛積惡既久脅衆漸多焚
劫鄉村擄集船隻抗拒天師勢將以乘我之怠則猷聚
長驅飽我之利則鳥散飄忽瞬息千里莫可追襲後得
總兵俞大猷素居海濱習知水道彼云廣集兵馬多造
艦舸四省合圍期於必克誠勝筭矣但分兩省之將領
聯數百之兵船遠制於海洋浩渺之間各官兵有彼疆

此界之嫌懷分功計利之意心志不齊應接不力其勢
固難盡合若臂指相使之順也余以誓師決計必須事
權歸一而後調度可施統馭無碍即福建官兵亦應聽
兩廣節制齊心戮力庶易成功後奉旨俞允余方解綬
而一本就擒計誠得也先朝韓雍去任兩粵分撫事不
協一盜賊益熾乃復以言官議仍用雍總督開府蒼梧
實自雍始梧本兩省交會之區諸蠻盤據之地必藉重
兵彈壓始可聳服羣兇彼時調兵三萬戍守鎮城分布

要害後盜賊稍寧減至萬名所以貽東西百年之安良
有以也嘉靖末年復設巡撫專任廣東一應兵馬軍餉
官員賢否征勦事宜往：不行關白乃復議減戍兵又
議扣留糧餉夫梧鎮戍卒彼時止存四千勢已薄弱盜
賊縱橫東滅西起勢幾不可支矣今併四千更欲減之
防守不周潰亂四出異時推究禍本誰當任其咎者且
兩廣盜賊淵藪大者嘯聚山海黨類數千必調遣狼兵
招募浙福之兵足以勦除其次群盜投閒抵禦突出焚

叔隨時隨處有之正戍守官兵之責每有擒獲因之驚駭解散者尤多今謂無益撤去吾恐賊無忌憚愈肆猖狂勢不能不議復設也梧鎮兵餉歲費十萬餘金皆取給於南雄梧州橋稅及廣東折糧銀兩自分鎮之後餉有定額逋欠日多歲入不過八萬尚虧二萬自隆慶以來太平橋稅自南而北稅者解廣西自北而南稅者解廣東又歲減萬五千之數矣若再加扣留則日侵月削梧鎮益不可支而廣西全省亦可棄置不守矣夫治兵

必先財用財裕乃可振兵故雖平居無事給兵糧除戎
器尚不可使有不繼至舉大事動大衆豈可使積貯缺
乏哉語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當事者奈何易言之乎
此非所以明職守而一政體也時廷議是余言罷東粵
撫臣後余秉銓日又復設余以山賊每連海賊而出入
故所重在海諸郡獨倚潮為門戶故所急在潮惟漳潮
一帶皆經海道故禦潮急則賊退遁漳之澳中禦漳
急則賊橫逸潮之境上往者廣東巡撫之設專馳廣城

以禦海寇兼防山賊大城所叅將之設原為聯東漳潮
水寨以備不虞卒以兩省議論互異尋皆奏罷自今計
之添一重臣即兵力以瓜分而益弱事權以鼎峙而皆
輕况廣東福建各有海道副使兵防事宜原非乏人管
理今惟以監軍副使駐劄潮州與東莞海道福建海道
相為犄角以巡撫標下官兵分屬叅將統領駐劄潮漳
防守應援或平居無事各駐省城居中調度山賊有警
則廣東者出高肇福建者出武平海寇有警則廣東者

出潮惠福建者出漳泉共切震隣之恐一如唇齒相依
毋以分土為限視若秦越務俾威聲振龍氣稷消弭庶
事無煩于更張自可行之永久雖然事權一已間以內
督臣制之矣然聞以外惟君制之所恃以鼓舞振作於
一方者恃朝廷之賞罰耳賞罰不明雖堯舜不能以泊
天下故易稱明罰勅法書言弗迪顯僂凡以法紀不可
以不飭也余觀王文成坐縛思田諸蠻計擒八寨反側
勞績著已捷聞而時宰忌勲竟停卹典襄毅平修仁荔

浦諸洞直搗大藤峽功至偉矣班師而輔臣謗議尋乃
罷職余鎮粵時東省失事罪不及撫臣而余乃降職閑
住及平山盜平撫臣晉爵錫金而余僅復職聽用嗟夫
以功受罰寧獨文成襄毅然哉善乎陸賈生之言曰將
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知此
可與談粵事矣

嘉慶丁卯十月傳仁和趙氏竹垞金本通志記

松窓夢語卷八終

松窗夢語跋

聞之先大夫曰文者氣之所形氣形而理寓焉是故理
不足以上推天文下視地理中述人事卑：采古先之
唾餘裁子史之緒論自以名溢縹緗飛雲捧兩學窮篇
牘汪流川注而不知畧其精英收其蕪穢此買犢還珠
宋人猶然笑之欲以窺義昔灝噩之風究墳典精微之
奧漂唐流虞出姬入孔是使蚤負山河伯白若嗟望洋
也故曰惟有理而不朽古稱文章亦云不朽以此裁先

大夫年二十餘入仕幾七十始致政官途四十餘年因時
監立隨地建明體國經野殫厥心力於是有官遊紀官
輟所至幾遍海內名山大瀆多所涉覽於是有四遊紀
內夏外夷古今大界蠻夷猾夏於今可慮於是有四裔
紀士首黔黎寧同商賈農夫代耕工人足器於是有四
民紀天垂地呈幽明異故俯仰之間森羅一樹於是有
象輿紀物有常變吉凶攸判證以人事應若合符於是
有災祥紀裔天靈蠢然之色觸目遇之自然生意於

是有動植紀威世人文一時變異禍福倚伏惟善是師
於是有遇聞紀餘慶由積成名何執先規已泯方拔徒
聞於是有德藝紀畫官其思夜棲于腹夢覺之關神明
來合於是有夢省紀坤職承乾代為輔理剴厥直枉道
揚休命於是有忠權紀撫時感懷茂對物育憂世樂天
循環無已於是有序俗紀百寮師濟宗文瓜瓞乎威並
行衡量斯得於是有鈴藩紀軍儲大計以食足兵東西
寢息南北底定於是有漕粵紀總夢語凡三十三紀

松岡草語卷八

天地人之揆未能廣載博取而名理以後都缺